

8024

梁羽生著

冰川天女傳

(二)



香港偉青書店出版

著 者：梁 羽 生

出 版：偉 青 書 店

總代理：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電話：5-283671 5-283605

COSMOS BOOKS LTD.,

30, Johnston Road,

Basement, Wanchai, Hong Kong.

印 刷：培 基 印 刷 公 司 承 印

香港灣仔船街38號地下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次 (第三集)

第九回

妙境華巖 艷說神仙侶
仙音玉笛 喜聯異國情

三

第十回

漠外隱神龍 高深莫測
荒山逢異士 虛實難知

三五

第十一回

峻嶺連騎 書生施妙手
神彈却敵 天女護金瓶

五七

第十二回

琴韻寄深心 塵緣未了
邊城窺隱秘 舊地重來

九三



白衣少年把手一揚，發出天山神芒，將十三名嘍 派高手的琵琶骨刺穿了。

第九回 妙境華嚴 聽說神仙侶 仙音玉笛 喜聯異國情

月涼如水，幽萍挪動身子，微微假近陳天宇，說道：「三十年前，尼泊爾國有一位公主，叫名華玉，她之取名華玉，是因為國君仰慕中華大國，又因她生得可愛，有中華的美玉，故此命名。華玉公主長大之後，文武雙修，從中國請來文學教師，熟讀中國的經史詞章，又從阿剌伯請來劍師，教她劍術，至於騎馬射箭，那更不消說得，樣樣皆能。」

「歲月如流，轉眼公主長大成，芳齡十八，國中貴介公子，個個都想求公主為妻，可是華玉公主一個都不合意。年復一年，公主二十二歲了，國王祇有她一個女兒，不免焦急，爲了不讓公主芳華虛度，意欲爲她選擇駙馬，迫她成親。公主不允，自己提出一個辦法，要做照中國小說中常見之事，擺設擂台，親選郎君。這擂台有文有武，先試武藝，後試文才，試武藝的通過了幾關極難的考試之後，還要與她比劍；比武勝了，然後再考文才，考文才的不但要懂尼泊爾的文學，還得懂做中國的文章。尼泊爾懂得漢文的

不少，但只是粗解皮毛，那當得公主面試。故此在兩年之中，求親者共有一百廿四人。先試武藝，夠資格與她最後比劍的祇有七人，比劍勝了她的祇有三人，這三人一被考到中國的文學，全都答不出來。國王大急，准漢人前去應試，可是那些漢人等不到公主試他文才，比武先已輸了。

「轉眼公主已二十有四，國王道：『你若再還不出駙馬，就該由我作主，不能讓你把驕台長擺下去。』公主請再寬限百日。百日之後，再作定奪。實是公主心中早有主意，她心高氣傲，絕不嫁凡夫俗子，若然過了百日，還選不到如意郎君，那就要捨身爲尼，終生不嫁。

「過了九十九日，還是無人入選。至最後一日，公主亦已絕望，忽然來了一個中華男子，滿面風塵之色，說是遠道趕來，乞求公主一試。此人騎術精絕，射箭百發百中，能舉千斤石担，可服御園獅虎，種種難關，一一通過，最後比劍，與公主從日中鬥至日暮，最後一劍挑開了公主的面紗，贏得十分漂亮。

「公主試他文學，他對答如流，對尼泊爾的古詩經典，隨意引用，如數家珍。對中國的文學，那就更不必說了，他所解釋的經史奧義，連公主也聞所未聞。公主十分佩服，道：『最後試你兩題，考考你的急才。若然考試中式，那你……』說着面上一紅，嫣然

一笑，說不下去。那中華男子便立刻請她命題……」說至此處，陳天字插口道：「這中華男子，想必就是冰川天女的父親桂華生大俠，桂大俠幼承母教，無怪他的文才武藝，都出色當行了，不知最後那兩道是什麼試題？」

幽萍道：「華玉公主出的兩道試題，第一道是要他做一對聯，公主道：中國的文字是單音字，最奇妙的特色是能做對聯，你就將我的名字做一對嵌名聯吧。以一支香的時刻爲限，香若燒完，還做不出來，這一場就算失敗了。那名叫桂華生的中國男子不慌不忙的看了公主一眼，道：聯語我已有了，只恐有冒昧之處，請公主見諒。隨即將嵌有公主芳名的對聯寫出，那聯語是：

華嚴妙境借誰遊？看龍葉拈花，釋迦微笑；

玉笛仙音邀客和，聽相如鼓瑟，子晉吹簫。

「上聯全用佛典，下聯則用司馬相如琴挑卓文君與子晉吹簫引鳳求秦穆公女兒弄玉爲妻的典故，上聯下聯都含有求偶之意，聯語寫完，那支香祇燒了三分之一，公主微微一笑，便出第二道試題。」

陳天字插口笑道：「怪不得冰川天女這麼歡喜做嵌名聯，原來是承繼父風。」幽萍道：「那白衣少年到冰宮中的情景，也很像桂華生向華玉公主求婚的情景呢！」陳天字

道：「第二道試題又是什麼？不要多說閒話，先說故事吧。」

幽萍道：「故事之中又有故事，公主的第二道試題是先說一個故事，這故事沒有結局，可以隨你歡喜，將它變成喜劇或者悲劇，公主要桂華生為這個故事寫結局，以考他的急才和機智。」

「這故事說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公主愛上一個英俊的武士，不料這武士暗中却和她的宮女勾搭，私情營戀，給公主撞破，一氣之下，便去稟告父王。武士勾引宮女，這罪名非同小可，依律要處以嚴刑。」

「可是這國家的刑罰甚為奇怪，他們相信天上有一個真神，主宰人的命運，犯人有罪無罪，也都由神來決定。辦法是將犯人放在一個廣場中，廣場的左右兩邊，各有一道側門，一道側門內中有一隻兇猛的餓獅，犯人走入門內，定必給餓獅撕碎，當作點心；另一道側門則通向外邊，犯人若走入此門，則可獲得自由。所有罪名一筆勾銷，因為那是真神給他降福，能得到真神降福的就不會是壞人。」

「國王不知道公主暗戀武士，又素來歡喜這個武士，便索性更加以恩典，一道門中藏有一隻餓獅，另一道門中則藏着那個宮女，若然武士走入藏有餓獅的側門，那當然不必說了，那是真神也認為他有罪，應該充作獅子的點心；若然武士走入藏有宮女的側門，那

麼？這武士非但沒罪，而且還可以得那宮女爲妻。

「決定武士命運之日，公主也在場觀看，看台就在兩道側門的中間。武士走過看台，抬頭盯着公主，眼中露出哀求饒恕的神情。公主是知道側門中的秘密的。」

「這時只要公主一指，就可以決定這武士的生死命運。是將她指向藏有獅子的側門呢？還是將他指向藏有宮女的側門呢？公主想起他把自己的情意付之流水，却勾搭上自己的宮女，妒忌之火無可抑止，要讓他與宮女稱心如意，結爲夫妻，那是一萬個不能！可是她愛極這個武士，若說要讓他給餓獅撕裂，充作點心，那又是一萬個不忍！這要那間，無數幻象泛上公主心頭，一忽兒現出武士與宮女配合之後，卿卿我我恩恩愛愛的情景；一忽兒現出武士給餓獅撕裂，鮮血淋漓的慘象。一抬頭又看見武士充滿哀求的眼光，武士即將走過看台，時機間不容髮，公主要將他指向那一邊呢？是願意見他與情敵結婚？還是讓他給餓獅吃掉？」

陳天宇聽得入神，心中替那公主設想，也實是難以選擇。只聽得幽萍笑了一笑，續道：「當時華玉公主也就是這麼問杜華生：若然你是那位公主，你將武士指向那一邊？答題要合華玉公主的心意，她可以隨心所欲，決定你的答題是對還是錯！」

「這試題實是難到極點，既要揣摸故事中那位公主的心意，又要揣摸華玉公主的

心意。不論將武士指向那一邊，都可能給華玉公主說他不懂愛情，因為對愛情的看法，本就因人而異。像故事中的公主，若將武士指向藏有獅子的那一邊，那可以解釋為因愛生妒，愛之極也就恨之極，恨之極也就是愛之極；若將那武士指向藏有宮女的那一邊，那可以解釋為因愛生怨，愛到深時，一切為愛人設想，那麼犧牲自己的幸福又算得了什麼？可是華玉公主的想法是怎樣呢？

「桂華生想了一會，問華玉公主道：故事中假設的那位公主是東方古國的公主還是西方古國的公主？這故事本是歐洲的故事，傳到東方，遂也產生了許多大同小異的故事，給說書人作為題材，桂華生本來知道，但他却明知故問。」

「華玉公主不明其意，反問道：是東方古國的怎麼樣？是西方古國的又怎麼樣？桂華生微微一笑，說道：若是東方古國的公主，那就將武士指向藏有宮女的那一邊；若是西方古國的公主，那就將武士指向藏有獅子的那一邊。東方國家主張寬恕之道，女兒更是仁慈，十九不忍見情人給餓獅撕裂；西方的女子對愛情着重『獨佔』，西諺有云：『愛情有如眼睛，不能容半粒砂子。』所以若是西方古國的公主，十九寧願情人讓餓獅吃掉，也不願他投入別人懷抱。但假若那武士是中國人呢，他早就會察覺公主愛他，這事情根本就不會發生啦！

「這答覆甚是滑頭，但華玉公主的心意其實不必費神猜測，不論桂華生怎樣回答，我們都可預料她必然滿意。」

「於是公主選定桂華生爲駙馬，國王歡喜無限，下嫁之日，全國放假三天，盡情歡樂。第二年公主生下一個女兒，駙馬給她取名冰娥，她便是今日的冰川天女。國王無子，祇有華玉公主一個女兒，所以外孫女冰娥，也有『公主』的封號。」

「兩人婚後，生活十分幸福，不知不覺過了五年。國王年老體衰，爲了嗣君的問題，遂引起煩惱。」

「本來依照西歐與中亞各國的規矩，女兒亦可繼承王位，但若依照中國的習慣，則祇有男兒可以爲君，女兒斷斷不能傳位。尼泊爾漢化日深，國中對於王位繼承的問題遂分爲兩派，一派主張擁立華玉公主，另一派則主張擁立國王的姪子。國王的姪子覬覦皇位已久，扶植黨羽，暗育死士，對華玉公主甚爲妒忌，兩派擁立之爭日趨激烈，平靜的小國，遂蘊釀了極大的風暴。」

「華玉公主不忍見自己的國家陷於動亂，遂和駙馬商議，駙馬勸她放棄王位，避入西藏，兩人合修上乘的武功，將中土劍法與西域劍法溶於一爐，別創新派。華玉公主也覺得與駙馬做一對神仙眷屬，比做女王要幸福得多，於是遂留書父王，悄悄走出深宮，來到

西藏。公主極得人心，心腹宮女數十人，捨不得她，一定要跟她同行，到了西藏之後，仗着駙馬與公主超凡入勝的武功，遂選定亘古以來人迹罕到的念青唐古拉山作住址，在天湖之上，建起冰宮，經過十多年的刻意經營，造成了今日的美景。建了冰宮之後，老一輩的宮女又陸續接引了親戚中的若干幼女上山，服侍冰娥小公主，這些冰宮侍女與冰川天女一同長大，個個都學得一身本領。

「公主出走的第三年，國王病故，姪兒繼承王位，聽說當時他到處搜索公主的下落，當然搜索不到，日久也就淡忘。華玉公主避居天湖之後，對國事心灰意冷，又知繼位爲王的堂兄，暴虐驕奢，更不願重履故土。華玉公主比桂駙馬先死，臨死之時，傳下遺命，不准冰宮人等下山，除非冰峯倒塌，否則冰娥小公主也將終老仙山，不能再履塵世。」

「公主死後，桂駙馬爲她立廟建像，做尼泊爾神廟的式樣，並在神廟四壁，刻下他夫婦合創的拳經劍法，除冰川天女外，餘人不准入內。成爲宮中禁地。華玉公主死後的第二年，桂駙馬也相繼逝世，冰川天女成了冰宮的主人，冰川天女也醉心漢學，所以給宮中的侍女，都取上了中國女子常見的名字。」

冰宮侍女幽萍將故事說完之後，凄然笑道：「這故事好聽嗎？」月亮升至中天，已

是午夜時份了。

陳天宇聽得心神俱醉，笑道：「這故事也還沒有結局，可以喜劇收場，也可以悲劇結束。」幽萍道：「怎麼？」陳天宇道：「異國情鴛，神仙眷屬，這故事美極了。何況這對神仙伴侶還有一位真的美若天仙的女兒。我說呀，若然他們的女兒——冰川天女，他日若與那白衣少年，也像她的父母一樣，結為神仙眷屬，那就是喜劇收場；若然冰川天女避不過那場災難，喪身冰窟，那就是悲劇結束了。」幽萍忙道：「一定能避過的，一定能避過的！」陳天宇道：「但願如此！」抬首望天，月華如練，冰輪正滿，面對玉人，猛的想起芝娜，自己與芝娜的結局，也不知是悲劇還是喜劇。

陳天宇心頭悵悵，良久，良久，說不出話。幽萍嫣然一笑，覷他額角道：「傻孩子，你想些什麼呀？」忽見陳天宇面色有異，似是側耳傾聽什麼，幽萍凝神察聽，道：「噢，有人向這邊來。」兩人閃身岩石之後，只見幾條黑影相繼奔來，東邊有人拍了兩下手掌，西邊也有人回了兩下。陳天宇道：「咱們竄上高處，莫要給他們發現。且看看這班人是什麼路道？」兩人都是上上輕功，施展起來，捷逾猿猴，攀上半山，仍然選了一處有利的地形，藏身在一塊凸出來的岩石之後，憑藉月光，可以將下面俯瞰得清清楚楚。

黑影相繼奔至，就坐在適才陳天宇與幽萍談話的地方，首尾相接，坐成一個圓圈。

陳天宇道：「這些人大約是什麼幫會聚集，不是衝着我們來的。」陳天宇聽過鐵拐仙講述的江湖常識，所以比幽萍知道的多。幽萍忽而笑道：「我們那兒以星期紀日，七日一週，從歐洲來的客商，帶來一樣迷信，說是星期五又兼有十三的，主大兇兆。你看下面正是十三個人，我記得今日又正是星期五。」陳天宇不覺失笑，道：「那有這個道理。即有兇事，亦是偶合。」聽幽萍談起日子，忽而心念一動，問道：「今日是什麼日子，我不是問星期，我是問漢曆。」

幽萍想了一想，道：「我也沒心記日子，你們漢人的曆法又極之麻煩，有時月大，有時月小，極不好記。只是我昨晚和今早都見城中有許多漢人趕市集買東西，聽他們說是準備過中秋節的。」西藏是漢藏兩種曆法兼用，差異甚大，所以記不起漢曆，甚屬平常。陳天宇笑道：「你會隨小公主讀過許多漢書，難道不知道中秋佳節乃是漢人最重要的節日之一，也就是八月十五嗎？」幽萍道：「這個我知道。怎麼，八月十五又有什麼關係？你盡問日子幹嗎？」陳天宇道：「我記起了冰川天女說過的話，咦，只怕你所說的真會巧合，真是兇兆！」幽萍大為奇詫，問道：「什麼？冰川天女說過些什麼話？」陳天宇道：「你記不記得我初到冰宮之日，那一日正巧我前一位師傅，蕭師傅的仇

人找他算賬。幸虧冰川天女給打發了。」幽萍道：「當時我沒在場，不過後來聽她說過。聽說你蕭師傅的仇人叫做什麼雷震子，這名字好怪。」陳天宇道：「我蕭師傅的仇人共有三個，一個叫雷震子，一個叫崔雲子，一個叫王癩子。王癩子已給我師傅打死。那日追到天湖尋仇的是雷震子和崔雲子，崔雲子沒有出手。冰川天女用冰劍將雷震子打敗，雷震子當時就想自盡，冰川天女說他被王癩子愚弄，叫他若欲知詳情，可在今年八月十五到扎倫去看。你瞧此地正是扎倫，今晚又正是八月十五。」

幽萍更是驚詫，心道：「咱們的小公主從不下山，怎知此地今夜之事？」但相信陳天宇不會說謊，問道：「你看下面這十三人之中，可有雷震子在內？」陳天宇看了一眼道：「沒有，這倒奇了。難道他竟會不來？嗯，你靜聽，他們說話了。」

下面香火繚繞，似是正舉行過什麼儀式。只聽得一人說道：「怎麼王癩子這時候還沒來？」陳天宇怔了一怔：原來這些人還不知道王癩子已死！另一人道：「這是他約咱們到此聚集的，怎會不來？」先頭那人道：「咱們不等他了，先談談吧。福大帥本來要咱們去保護金本巴瓶的，現在不用啦，叫咱們通知門人，在年底以前，都趕到新疆去。」一人道：「怎麼又不用我們了？」先頭那人道：「聽說新疆的哈薩克族造反，有許多武當派的門人雜在其中，非我們去對付不可。保護金本巴瓶固然極爲重要，這事情

也不輕鬆。所以福大帥並沒有小視我們，兄弟不必多心。」陳天宇心中一凜，想起蕭青峯和鐵拐仙說過的各大劍派的歷史。武當派本來是定有嚴規，不准過問政事的。後來在明末清初之際，出了一個卓一航，受了女俠玉羅剎，即後來名震西域的白髮魔女的影响，離開武當山，走入新疆，另立新派，幫助晦明禪師的徒弟楊雲驄等抗擊清兵，於是武當派舊日的門規，遂被打破。諸事詳見拙著『白髮魔女傳』與『塞外奇俠傳』，這已經是差不多一百年以前的事情，其後到桂仲明作武當派掌門，在新疆傳下的武當弟子亦甚多，十九都成為抗清的義士。比中原「正統」的武當派，更得江湖景仰。

陳天宇心中一凜，想道：「原來這批人是要去對付新疆的武當派弟子的。只是這和王瘤子又有什麼關係？怎麼要等他呢？王瘤子和武當派的雷震子是結拜兄弟，照說也該是這班人的敵人呀！」正自不解，只聽得先前那人又道：「要對付武當派，非王瘤子來不行，咦，他怎麼還不來，難道他真的被武當派拉過去了？」

那像大哥模樣的人笑道：「兄弟休要如此疑心，王瘤子是咱們螳螂派中傑出的人物，他苦心孤詣，故意與武當派的門下親近，混了將近廿年，所為何來？不就是想窺破武當派劍法的秘密嗎？只要咱們能夠應付武當劍法的怪招，那麼平定新疆之亂，那就大有把握啦，王瘤子既然約咱們在此聚集，諒來不會失信。」又一人道：「今春他與他的